

冰雪 双生子

THE
ICE TWINS

[英] S.K. 特里梅因 著

所有的爱，都是某种形式的自杀

她们是在一年中最天寒地冻的日子出生，
又都有着冰蓝色的眼睛和雪金色的头发。

“妈妈，我是莉迪亚，死去的是科斯蒂。
你为什么一直叫我科斯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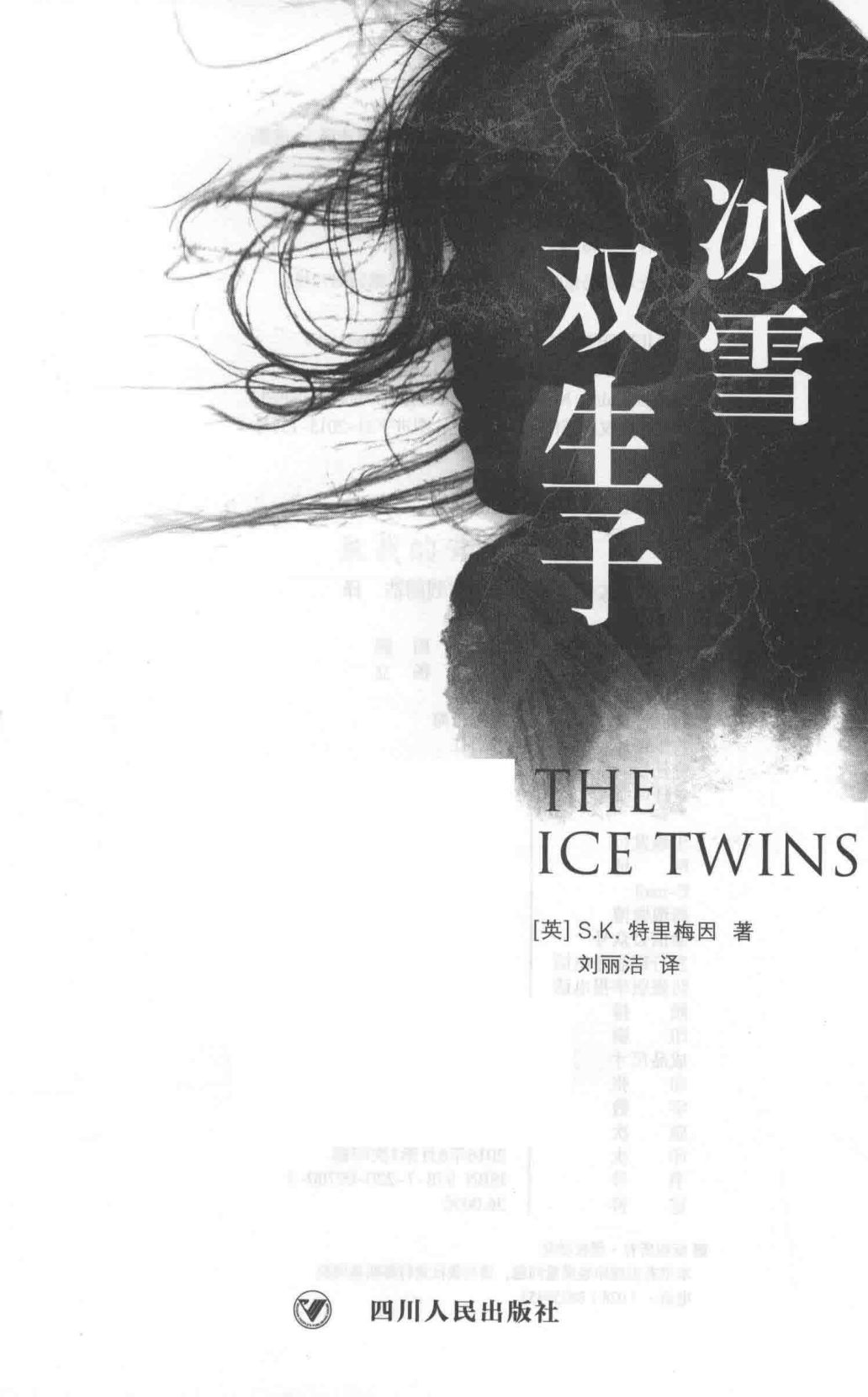
英国

《星期日泰晤士报》
畅销榜

NO. 1



四川人民出版社



冰雪 双生子

THE
ICE TWINS

[英] S.K. 特里梅因 著

刘丽洁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雪双生子 / (英) S.K.特里梅因著; 刘丽洁译.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220-09700-3

I. ①冰… II. ①特… ②刘… III. ①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0272号

THE ICE TWINS: Copyright©2015 by S.K Tremayn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urniss Lawton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进字21-2015-135号

BINGXUE SHUANGSHENGZI

冰雪双生子

[英] S.K.特里梅因 著 刘丽洁 译

出版人
策划统筹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黄立新 周 颖
孙淑慧 杨 立
吴焕姣
齐文云海
戴雨虹
袁晓红
王 俊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2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146mm × 208mm
10.25
250千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0-09700-3
36.0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致我的话

致我的女儿



作者的话

我要感谢 Joel Franklyn, Dede MacGillivray, Gus MacLean, Ben Timberlake, 特别是 Angel Sedgwick, 在我创作本书过程中提供的帮助。知道赫布里底群岛的人,会很快注意到书中的“艾琳托兰”与现实中斯凯岛的艾琳肖纳克十分相像。但这并非巧合:本书的写作,正是部分地缘起于作者造访这座美丽的海岛并在灯塔下的白色小屋居住的经历。

然而,书中描述的所有事件和人物完全属于虚构。

在编辑方面,我想感谢 Jane Johnson、Helen Atsma、Kate Stephenson 和 Eugenie Furniss,没有他们的鼓励和智慧的建议,这本书也无法问世。

最后,我还要对 Hywel Davies 和 Elizabeth Doherty 致以诚挚的谢意,感谢他们为我提供了故事的最初素材,之后发展为一个创意:双胞胎。

CHAPTER 1

我们的椅子平行摆放在一张大桌侧面，间距正好两码。我们二人坐在上面，好像是正在接受婚姻问题治疗的一对儿，这种感觉我再熟悉不过。两扇未挂窗帘的十八世纪巨型悬窗，统摄着整个房间，宛若两幅描画伦敦暗郁天空的孪生画像。

“我们来点光吧？”我丈夫问道。正在翻阅卷宗的年轻律师安德鲁·沃克抬起头来，脸上似乎略显不悦。

“当然，”他说道，“抱歉。”他转身把身后两个高大落地灯的开关拧开，明亮的黄色灯光霎时洒满整个房间，两扇油画般的窗户则变成漆黑一片。

此刻，我能看见玻璃中映出自己的样子：双膝紧靠在一起，显得刻板而被动。这个女人是谁？

她不是我通常的样子。她的眼睛碧蓝如往昔，只是多了几分哀伤。她的脸型微圆，脸色苍白，只是更加瘦削。她仍然算得上漂亮的金发美女，只是这种美已经褪色衰减，三十三岁，所有少女的光彩已经消失殆尽。

她的衣服呢？

牛仔裤是一年前时兴的款式，靴子也是一年前时兴的款式，Lilac牌的羊绒外套。

很好看，但有些显旧：因为多次洗涤，起了不少毛球。对着镜中的自己，我的心不禁抽紧了一下，我应该更显得更精明一点。可是，我为什么要显得更精明呢？我们只不过是在会见律师，而这次会面将完全改变我们的生活。

隐约听见外面汽车呜呜开过的声音，如同梦中情人深沉恼人的鼾声。不知自己是否会怀念伦敦街头数十年如一日的汽车噪音，它们好像安装在手机中的应用程序，通过模仿母体子宫中永不停息的血流脉冲声和远处母亲的心跳声，来帮助我们安心进入睡眠。

我的一对孪生女儿，在我体内擦鼻涕的时候，一定听到过这种声音。记得第二次B超检查的时候，我曾看到过她们，如同盾形纹章上相对而列的两只独角兽，一模一样。

“立遗嘱人。遗嘱执行人。特留份。遗嘱认证……”

安德鲁·沃克跟我们说话的语气，与教室里对学生略感失望的教授如出一辙。

“赠予。死者。继承人。遗孀。”

我丈夫安格斯叹了口气，显得很不耐烦，我熟悉这个叹息。他很烦，甚至有些懊恼。我能理解，同时也同情起我们的律师来。面对一个愤怒好斗的父亲，和一个陷入悲伤的母亲，处理这个千头万绪的遗产分割案件，对沃克并不轻松：真是剪不断，理还乱。他之所以陈述得郑重、缓慢而清晰，或许正是为了刻意跟这个困难的案子保持距离。如果用一个医学术语形容这个案件，那就是十二指肠血肿，浆膜撕裂，导致致命性小儿腹膜炎。

一个尖厉的声音插了进来。

“我们全都弄完了。”

安格斯喝酒了吗？他的语气中藏着怒意。安格斯一开始就对这件事情很恼火，而且自那以后他也经常喝酒。不过，今天，他的声音听起来还算清楚，甚至可以说是清醒。

“我们要在气候变化真正来临前把这件事搞定，明白吗？”

“默克罗夫特先生，我之前说过，彼得·肯伍德在休假，我们可以等他回来。如果你想……”

安格斯摇摇头，“不，我们现在就要搞定它。”

“那我就得把卷宗还有相关问题再过一遍，直到我自己满意为止。而且，彼得觉得……嗯……”

我在一旁冷眼旁观。律师迟疑着，更低声也更谨慎地说出了下面的话：

“默克罗夫特先生，你知道的，彼得一直把自己定位成您家族的老朋友，而不仅仅是一名法律顾问。他了解情况，也对您的祖母，已故的卡尔南夫人，非常熟悉。所以，他要求我再次确认，你们二位真的清楚，现在的决定意味着什么。”

“我们知道自己是在做什么。”

“正如你们所知，这个岛屿几乎没法住人。”安德鲁·沃克尴尬地耸了耸肩，仿佛那些房屋的坍塌要归结于他公司的过错，而他则要努力避免一场可能的官司。“恐怕灯塔守护人住的小屋已经变成废墟，那里已经多年无人居住。但它还被列在名单上，所以你们不能把它推倒重新来盖。”

“嗯，明白了。小时候我经常去那里，在石滩上玩。”

“可是，默克罗夫特先生，您真的了解那边的困难吗？这可不是小事。交通、滩涂，都是问题，还有水暖和供电，都很难解决。更麻烦的是，遗嘱中没有留下一分钱，可以用来……”

“我们非常了解。”

沃克顿了一下，瞟了我一眼，接着又看着安格斯，“听说你要把伦敦的房子卖了？”

安格斯盯着他，翘起下巴，一脸的不屑。

“怎么了？这有关系吗？”

律师摇头说道，“彼得关心这件事。因为……嗯……鉴于您刚刚失去亲人……他想要百分之百地确认。”

安格斯向我看过来。我耸耸肩。他又向前探出身去。

“好吧，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是的，我们打算把卡姆登的房子卖掉。”

“这笔交易意味着，你将得到足够的资金，来整修艾尔。”安德鲁·沃克对着他要念的字蹙了下眉头，“我不大会拼，叫艾尔……”

“艾琳托兰——苏格兰的盖尔语。托兰岛的意思是雷电之岛。”

“哦，当然，托兰岛。这么说，你是希望通过卖掉现在的房子，回笼足够的资金，来对托兰岛的灯塔小屋进行修缮？”

我觉得自己应该出来说点什么，当然，我必须说。一切都是安格斯来张罗，因此，我的沉默显得很自然，甚至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跟往常一样，我的任务就是静静地坐在那里，什么也不说。

这种做法，使得安格斯一人独断的局面延续了多年，甚至可以说愈演愈烈。“你怎么想的？告诉我。为什么总是让我一个人说？”当他这样抱怨的时候，我总是耸耸肩，然后转身离开，因为很多时候，无话可说本身就说明了一切。

此时此刻，我再次无话可说，只是听凭丈夫的安排。

“卡姆登的房子，我们已经拿到了两份抵押贷款。我失业了，生活有点拮据。不过，是的，我想我们能收回一些钱的。”

“你们已经找到买主了？”

“开不出支票。”安格斯显然在强压怒火，不过他还是继续解释

道，“看看，我祖母不是在遗嘱里把这个岛留给我和我弟弟了吗？”

“当然。”

“而我弟弟，很大方地说他不要它，对吧？我妈妈有房子住，对吧？这样，这个岛屿自然就属于我、我妻子和我女儿了，对吧？”

女儿，只有一个。

“的确。”

“所以只有如此，难道不是吗？我们真的想要搬走，对呀，毕竟还是在同一个国家。是的，这个岛是破败了，但我们能应付得了。毕竟……”安格斯重新坐下，继续说道，“比这更难的事情我们都经历过。”

我出神地盯着丈夫。

如果我跟他的第一次邂逅发生在现在，我要说，他还是非常有魅力。三十多岁，挺拔，睿智，年富力强，胡子三天未刮，眼眸深邃，肌肉发达，精明干练。

跟安格斯初见的时候，他就留着短短的胡茬，我很喜欢，觉得这样能突出他下颌的轮廓。在我认识的男性中，他是为数不多可称得上“英俊”的人。记得那是在考文特花园旁的一个挺大的餐馆里，周围闹哄哄的。他坐在一张大桌旁，跟一帮二十来岁的朋友一道，开怀大笑。我和朋友们坐在邻桌，年龄比他们略小，但也很开心。大家都喝了不少里奥哈葡萄酒。

接着，情况发生了。我们这边一个人开了个玩笑，那边戏谑地回应了一下。接着，两张桌子被合并到一起，我们蹿来蹿去，挤作一团，笑闹着相互介绍起来：这是佐伊，这是萨沙，这是艾利克斯、伊莫金、梅雷迪思……

这是安格斯·默克罗夫特，这是莎拉·米尔弗顿。他来自苏格兰，二十六岁。她一半英国人，一半美国人，她二十三岁。现在，这

两个人竟然携手共度余生。

外面已进入晚高峰，车流的噪声越来越大，将我从回忆中拉了出来。安德鲁·沃克正在让安格斯签署其他文件。哦，我知道这个流程：我们去年已经签署过太多此类文件，尽是为灾难准备的文书。

安格斯俯身趴在桌子上，一张张地签着名字。相对钢笔而言，他的手显得好大。我转过身，瞥见黄色墙面上挂着一幅老伦敦桥的照片，心里好想再回想点过去的事情，让自己开个小差，想再重温一下安格斯和我相遇的第一夜。

我清楚地记得每个细节。音乐是墨西哥的萨尔萨舞曲，吃的是普通的西班牙小吃：涂满红色酱汁的西班牙烤马铃薯配醋浸白芦笋。我记得其他人如何渐渐散去，他们搭乘最后一班地铁，找个地方睡觉——仿佛都察觉到他和我二人十分般配，而这一点，远比平时周五晚上的勾搭聚会重要得多。

这一切发生得太顺利了。如果我们二人去的是不同的酒吧，坐的是不同的桌子，现在我们的生活又会是怎样呢？

然而，我们当晚选择的恰恰是这家酒吧，这张桌子，到午夜时分，我独自坐在这个高个儿男孩旁边：安格斯·默克罗夫特。他告诉我他是一名建筑师，来自苏格兰，现在单身。接着，他讲了一个脑筋急转弯的笑话，可我过了一分钟才反应过来，接着哈哈大笑。然后我才意识到，他当时凝视着我，目光深沉，充满试探意味。

“如果我们把这个岛搞好，它说不定能值一百万呢。”

两个男人都向我看过来，眼神仿佛在说：这个女人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那样的风景，”我接着说道，“本身就值一百万，更不用说那里是去往斯利特海峡和诺伊德特半岛的必经之地。”

我特意很小心，没有把“斯利特”说成是“斯雷特”。我之前做

了许多功课，用谷歌搜索了大量那边的图片和史料信息。

安德鲁礼貌地笑了笑。

“呃，默克罗夫特夫人，您去过那里吗？”

我的脸唰地一下红了，但我故意不去在意它。

“没有，但是我看过不少照片，也查过书——那里有苏格兰最著名的风景，在那里，我们将拥有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岛。”

“确实是这样。不过……”

“本岛距离托兰半英里之外的奥恩塞镇，有一栋宅子……”

虽然对这些资料早已烂熟于心，但我还是瞟了眼手机里保存的信息。“今年一月十五号，它的售价是七十五万英镑。这幢宅子有四个卧室，还有一个带栈道的漂亮花园。条件很好，虽然算不上大别墅，那里能看到斯利特海峡壮观的海景——这才是买单的人看重的。七十五万英镑，值了。”

安格斯一边看着我，一边不住点头表示鼓励。接着，他索性也加入进来。

“嗯，如果我们把它整修好，我们就能拥有五间卧室和一英亩的土地。而且，这栋宅子也不算小了，很快市价就能达到一百万英镑。”

“哦，好吧，默克罗夫特先生，它现在连五十万英镑都不值，不过，您说得对，它有升值的潜力。”

律师勉强地挤出笑容。我内心充满疑惑：为什么他如此公然反对我们搬到托兰去？他知道什么？彼得·肯伍德真实的意图是什么？难道他们是想亲自参与这笔交易？这不无道理：肯伍德多年前就知道托兰，也认识安格斯的祖母，他肯定对那里不为人知的价值有着充分的了解。

他们只需要坐等安格斯的祖母去世，然后猛扑向她的孙子们，尤

其是那一对陷于悲伤无法自拔的夫妇：先是痛失爱女，紧接着又面临财务危机。只需要给他们十万英镑，双倍于他们需要的数额，然后附上温暖又不失哀悯的微笑，就足以显示他们的慷慨和同情心。“这对你们来说一定很难，但我们能帮上忙的，你们只要把包袱卸下来，在网上签个名……”

接着就是上上网，找到一车的波兰建筑工人，通过Skype网络电话跟他们通联，然后投入二十万英镑，等上一年，一切全部搞定。

“这处漂亮的房产，位于著名的斯利特海峡中的一个小岛上，售价一百二十五万英镑，可小幅议价……”

这就是他们的计划？安德鲁·沃克盯得我好不自在，一种负罪感油然而生。我对肯伍德及其同僚的揣测固然可能极不公平，不过，不管他们打的什么算盘，反正我是绝对不会放弃这个小岛的：它是我的一个出口，帮我从悲伤，从那些充满愧疚和怀疑的记忆中逃脱出来。

我对它太过梦寐以求。多少次，凌晨三点，科斯蒂在房间里睡觉，安格斯醉倒在苏格兰威士忌前。我独自待在厨房，盯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那些闪亮的照片，湛蓝的大海让我心驰神往，我多想迷失在这栋房子、这个小岛，迷失在赫布里底群岛醉人的美景中。

“那么好吧，我只需要再签两个字就好了。”

“然后就完成了？”

正在签字的安德鲁顿了一下。

“是的。”

十五分钟之后，安格斯和我走出漆成黄色的办公室，沿着墙壁漆成红色的大厅，走出大楼，来到布卢姆斯伯里的贝德福德广场，融进伦敦十月雾气氤氲的夜色当中。

安格斯的背包里装着所有的合同，它们全部签署完毕。看到它们，仿佛看到了我的另一片天地，我的情绪也随之振奋起来。

一辆双层红色巴士沿着高尔街缓慢前行，每个车窗前都有一张向外张望的木然面孔。

安格斯把一只手放到我胳膊上，“干得漂亮！”

“什么？”

“你刚才的插话，时间点把握得正好。我担心自己要忍不住拿板砖拍他了。”

“我也是。”我们凝望着彼此，有种心照不宣地哀伤，“不过，我们终于完成了，不是吗？”

安格斯微微一笑，“是啊，亲爱的，我们彻底搞定了。”他竖起衣领，以遮挡飘进来的雨滴。“可是，莎拉……我不得不再问一句——你真的确定想要这样吗？”

我做了个鬼脸，他迅速补充道：“我知道，我知道。是的。可是，你依然认为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吗？你真的想……”他瞟了眼浓雾中闪烁的黄色车灯，“你真的，真的想离开这所有的一切？放弃这所有的一切？去到那个寂静无人的斯凯岛？”

“一个人厌倦伦敦的时候，”我说，“他连这里的雨都会厌倦。”

安格斯大笑着靠近过来，棕色的大眼睛探寻着我的眼神，也许，他的唇也在探寻着我的唇。我轻轻抚摩着他的下颌，吻着他布满胡须的脸颊，呼吸着他的气息——没有威士忌的味道，只有安格斯特有的，混合着香皂和男性气息的味道。这个整洁干练的男人，这个我过去爱过，现在爱着，并且会永远热爱的男人。

或许今晚我们会做爱，好长时间以来久违的感觉。或许我们已经渡过了这个难关，真是这样吗？

我们手牵手走在街上。安格斯紧紧握住我的手。他去年可没少这样：一个又一个夜晚，当我躺在床上，啜泣不止的时候，他握着我

的手；令我肝肠寸断的莉迪亚的葬礼上面，他从始至终，从牧师开始念“我是复活与生命”，一直到“永远与我们同在”，一直握着我的手。

阿门。

“坐地铁还是乘公交？”

“地铁吧，”我说道，“这样能快点，我迫不及待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科斯蒂了。”

“但愿她会像你一样开心。”

我看了他一眼。不。

我怎么为八字还没一撇的事情沾沾自喜起来？如果停下来仔细考虑，内心又会立刻被一种不安的情绪占据，并且永远也无法摆脱。

我的话脱口而出，“她当然会，安格斯，她怎么会不开心呢？我们将拥有我们自己的灯塔，还有新鲜的空气，红鹿，海豚……”

“呃，可是，别忘了，你看到的都是夏天，阳光明媚的时候。可当地并非总是那样，到了冬天，天空很灰暗的。”

“所以，到了冬天，我们会……那个词怎么说来着？我们会蛰伏起来休养生息。这会是一次冒险。”

我们来到地铁跟前，黑色的下班人潮迅速消失在台阶下面，如同被伦敦地铁吞没的一股浪流。我忽然转过身，眺望着浓雾中的新牛津街。布卢姆斯伯里秋天的浓雾宛如一个妖怪——抑或是一段可见的记忆——淹没在布卢姆斯伯里中世纪的沼泽中。不知是在哪里读到过这样的文字。

我读过很多书。

“来吧。”

这次是我抓住安格斯的手，我们手指交缠，并肩走下地铁。跟着晚高峰的人潮挤过三站之后，我们把自己塞进莫宁顿新月站嘎吱作响

的电梯中。到达地面以后，我们几乎一路小跑起来。

“嘿，”安格斯大笑着说道，“这是奥运会的长跑吗？”

“我要告诉女儿！”

我要，我要，我想要给这个活着的女儿带去点好消息，近期以来的第一个好消息：让她开心一下，憧憬一下。十四个月前的今天，她的同胞妹妹莉迪亚离开了人世——我恨自己这么容易这么清楚地记得这个日期。她的痛苦期持续了一年多，这让我无法理解：失去同胞姐妹，简直如同失去了她的第二个灵魂。她把自己封闭在孤立的深渊中，长达十四个月。现在，我要去解救她。

新鲜的空气，连绵的群山，深邃的峡湾，还有远眺诺伊德特半岛的无敌海景。

我一把推开白色大宅的房门。我们一开始就不应该买这栋我们再也住不起的房子。伊莫金站在门口，房子里一片亮堂，充斥着儿童食品、新洗好的衣服还有现磨咖啡的味道。我会想念这里吗？也许会。

“艾米，谢谢你照看她。”

“哦，拜托，赶快告诉我吧，到底办成了没有？”

“是的，办成了，我们要搬走了！”

伊莫金欢欣鼓舞地拍起手来：我的这个天资聪颖的黑发挚友，从大学就跟我形影不离，她靠过来要给我一个拥抱，但我却笑着把她推开。

“我得先告诉她，她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伊莫金咧嘴笑着说，“她在房间看《小屁孩日记》呢。”

“什么？”

“看那种书！”

我大步穿过走廊，三两步跨上楼梯，来到科斯蒂的房门前。门上贴着用闪光纸剪得很笨拙的几个字“科斯蒂住在这里，进房请敲

门”。我按要求敲了门。

接着，我听见一阵微弱的嗯嗯声。这就是我女儿回答“请进”的方式。

我推开门，看见自己七岁的女儿，穿着校服（白色Polo T恤，黑色长裤），盘腿坐在地板上。她那长着雀斑的小鼻子简直要贴到书上面去：整幅画面显得好无辜，也显得好孤独。我内心涌起浓浓的爱怜之情。我是如此地想让她生活得更好，想竭尽全力让她重新成为一个内心完整的小孩。

“科斯蒂……”

她没有回应，依然低头看她的书。她过去也曾经这样，只顾着自己玩，不想跟我说话。过去的一年中，这种状况变得越来越频繁。

“科斯蒂，小人儿。科斯蒂。”

这时，她才抬起头来，两双蓝眼睛像我，只是颜色更深一些，冰蓝色。金色的头发接近白色。

“妈妈。”

“科斯蒂，我有几个消息要告诉你，好消息，非常好的消息。”

我挨着她在地板上坐了下来，周围充斥着各种小玩具——她的企鹅、她那让人想抱抱的小豹子，还有只有一个胳膊的布娃娃。我急匆匆地把一切告诉科斯蒂，我们要搬到一个特别的地方，一个我们可以开始新生活的新的地方，那里风景如画，空气清醒，阳光灿烂，更重要的是，我们将拥有属于自己小岛。

科斯蒂一直盯着我，眼都不眨一下，听得全神贯注，一言不发地听着。她点着头，脸上带着笑意，或许还有迷惑。房间很安静，我一时词穷了。

“那么，”我说，“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想的？要搬到我们自己的小岛去，是不是很激动？”